

傳統相聲匯集
(1)



传统相声汇集

第一辑

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1980·1

前 言

为了挖掘祖国的文化遗产，汇集传统相声资料，供广大专业、业余相声工作者及研究人员研究、整理或选用，使优秀的传统相声曲目得到保存、继承和传播，我们将陆续编印《传统相声汇集》。

我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曲艺组、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、《曲艺》杂志社、天津曲协，以及北京、黑龙江、吉林、济南等地部份研究人员、老演员、藏书家大力支持下，已收到二百五十余篇（不包括垫话）传统相声。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敬意。

为供研究用，在编辑过程除对原本中的错别字和不够通顺的句子稍做改动外，尽可能保持原貌。

传统相声，至全国解放前夕，已有近百年的历史，流传五代演员，但它留给我们的文字资料却很少。解放以来对传统相声的挖掘工作又几经波折。特别是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十年中，各地珍藏的许多宝贵资料大多散失毁坏，给今天的挖掘工作造成很大困难。我们诚恳希望各地的相声老演员、研究人员、资料收藏家，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协助和指导。

沈阳市文联

一九八〇年一月

目 录

单 口

- 三瘸婿……………张寿臣述 (1)
巧嘴媒婆……………张寿臣述 (8)
娃娃哥哥……………张寿臣述 (17)
五人义……………张寿臣述 (26)
抬杠铺……………张寿臣述 (40)
测字 (酉)……………郭启儒述 (48)
围场……………刘宝瑞述 (53)
搯儿淘气儿……………于世德述 (59)
君臣斗 (八大棍儿)……………张春奎述 (76)

对 口

- 三性人……………杨海荃述 (109)
主客问答……………佟雨田述 (115)
打砂锅……………彭国良述 (123)
酒迷……………佟雨田述 (130)
小买卖论……………祝 敏述 (141)
第一针……………彭国良述 (148)
白吃……………佟雨田述 (163)
对对子……………张笑侠编 (182)
对春联……………中央广播说唱团相声组整理 (197)
窝头论……………赵连甲供稿 (208)
口吐莲花……………赵连甲供稿 (219)

猪吃豆腐	刘宝瑞 述	(225)
买竹杆	郭全宝 述	(232)
打灯谜	于连仲 述	(239)
洋药方治病	焦德海、刘德智	(250)
洋药方	刘宝瑞 述	(254)
暖厂	张笑侠 编	(263)
开粥厂	马三立、张庆森	(275)
菜单子	郭启儒 述	(289)
八扇屏	孙玉奎、席香远 整理	(297)
关公战秦琼	张杰尧 述、侯宝林 改	(318)
秦琼战关公	叶利中 述	(326)
戏剧杂谈	侯宝林 整理	(339)
全德报	常宝坤、赵佩茹 演出稿 颂华 整理	(355)

群 活

扒马褂	刘宝瑞、侯宝林、孙玉奎 整理	(367)
金刚腿	马敬伯、王宝童 整理	(381)
法门寺	祝 敏 述	(390)
封面题字	王坤 骋	
封面设计	尚士 勇	

三 瘸 婿

张寿臣

说相声以说当先。你们这嘴能说呀？提不到，这“能谈”俩字呀我可不敢说。为什么哪？有比我们还能说的！那个能说的是什么人哪？各行业都有。旧社会买卖人里头哇属鞋铺最能说！怎么哪？一进门买鞋，穿着合适给钱，他给您开发票，这用不着能，什么时候能用着能说呀？穿哪双鞋也不合适！连换了三回不是大就是小；换换这种式样，这位不要，要那种式样；挑了这尺寸不合适又换那尺寸；要不赶上这尺寸的鞋没有啦！没有怎么办哪？他要是这么说哪，

“您明儿来吧，现在这尺寸的没有啦！”

“好吧！”

这位一出门他明儿不来，他上别处买去啦！鞋铺一家挨一家，哪儿买不着啊，非你这儿不可？所以他这么说。怎么说哪？他变着法子非让你把这双鞋拿走！说不合适，不合适也得拿走！褒贬是买主哇！你褒贬它绝对跑不出七样儿去，哪七样儿哪？大啦，小啦，肥啦，瘦啦，底儿薄，底儿厚，不好看。七样。你说哪句，他拿哪句回答你，这位就把鞋拿走啦！拿走穿着不合适，明儿再换来，赶来换的工夫，换不去啦！好比说吧，

“这个底儿呀厚！”

“您现在穿底儿厚的最好，怎么哪，走道儿哇不硌脚！”

您说：“底儿薄！”

“您穿着脚底下图轻！”

“肥！”

“肥，您脚不受屈！”

“瘦！”

“瘦哇，您穿着利索，跟脚。”

“小！”

“小哇，您穿两天儿它就松啦！一松您穿着就合适啦！”

“大！”

“大，一着潮气呀它回槌！”

“不好看！”

“咳，这是新样子，最时兴啦！”

怎么的你也得把它拿走。这是鞋铺，鞋铺的人能说。

还有一行最能说，能说是最能说，可现在这行没饭啦！哪行啊？就是说媒的媒婆儿。

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这句话耽误人！婚姻大事父母说了算，媒人就那两片嘴，只要把父母说的心一动，这就能结婚。夫妻两个人，这是一辈子的事，生同床，死同穴嘛！旧社会结婚的时节谁也不认得谁，俩人脾气谁也不知怎么回事，隔山买老牛，好也这辈子，不好也这辈子！旧社会不能离婚，就得这么着，一辈子算完啦！

老年间不正常的婚姻多啦！您听过那出戏——“小女婿”，男的十一岁，女的十九岁，不合理！还有骗买来的，男的七十六，女的十五！这事情旧社会很多很多的，他钱多呀，随便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！还有这么句话：

“好汉占九妻”，您瞧，他饶着玩女性啊，还落个“好

汉”！

还有这个哪！小孩儿娃娃亲，抱着就定亲啦！这俩小孩儿呀，一个太太抱着一个，都是街坊，两位太太呀一块儿哄小孩儿凉快，说话越说越投缘，跟家里先生一说呀先生也同意，怎么样哪！

“得啦，咱们结个亲吧！”

这两个小孩算定亲啦！这俩老太太投缘，这俩小孩儿投缘不投缘她不管！

还有比这个更糟的，叫“指腹为婚”，这俩人还没出世啊就定婚啦！二位太太都有身孕，说的挺投缘，跟家里先生一说，先生也愿意。

“得啦，咱们定个亲吧，养下来瞧，养下来要是一个小子一个姑娘啊就是夫妻两口子，定下吧！”

定下啦！

“等着吧，养下来瞧。”

过了半年多，这位太太养了个小孩儿，等那位太太养下来再说吧！又过了半年多呀没信儿，一年多啦，还没信儿！十个月怀胎呀，她十四五个月啦！细一了解呀，那位太太是水胎！这不是糟践人吗！

说老年间婚姻全不好吗？也有好的，好的少。有那么一个典故，这夫妻和美呀就用这句话，叫：“举案齐眉”。“举案齐眉”是怎么回事呀？汉朝的事。离如今两千年来年，这男的呀叫梁鸿，女的叫孟光，这夫妻一辈子相敬如宾，到吃饭的时节呀把案举起来，夫妻对让。这是千古的美谈。案是什么呢？跟托盘似的，有三四寸长四条桌腿儿，漆的，搁饭菜用。

如今“举案齐眉”的有没有？古时不就有梁鸿、孟光

吗？“举案齐眉”可多了去啦！怎么？新社会婚姻自主啦！

我们街坊出了这么档子事——逢这特别的事都是我们街坊！我们街坊啊有个老头儿，趁钱！跟前有位姑娘，大姑娘二十二，二姑娘二十，三姑娘十八，挨肩儿的亲姐仨，这姐儿仨感情很好啊，不愿意出阁。为什么不愿意出阁呢？姐儿仨这么想：

“出阁不是嫁三姓人吗？内中如果要有位外省人一回家，姐妹见面的时候就少啦！”

后来姐儿仨一核计，怎么办啊？出阁也成，嫁亲哥儿仨，错了亲哥儿仨不嫁。这就难啦！亲哥儿俩不成，亲哥儿四个也不成！亲哥儿四个怎么也不成哪？姐儿仨嫁给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剩下老四不还得再娶一个吗？娶一个妯娌就有外姓人啦，一烦心，不还得分家？故此哥儿四个的也不成。

旧社会都讲这个：“门当户对”。她要是给穷人好办，亲哥儿仨二十多岁没有成家的有的是！可是不嫁给穷人哪，得跟她家财产相当啊，这就难了！

让媒人给说去，要说停当了谢两千块现洋。这媒人姓酸，叫酸梅。这酸梅呀满市街给找主儿，过了半年啦也没合适的！有一天酸梅呀住娘家去啦，她娘家表嫂也是个媒婆儿，叫烟儿丸。烟儿煤那村儿呀离我们那村儿五十多里地，这村儿有亲哥儿仨，家里财主，开着烧锅、木匠铺、大粮行。大爷呀二十三，二爷二十一，三爷十九，年岁相当，财产相当，这哥儿仨还都是念书的人；女方这老头儿哇，在前清是个进士，这不是门当户对，挺好吗！有一样儿麻烦，什么麻烦；这哥儿仨呀都有点残疾。有一个相不上就不行啊，这哥儿仨呀都有残疾！什么残疾？哥儿仨都

是瘸子！

这哥儿仨还是三样儿瘸！

大爷呀是抽筋腿。什么叫抽筋儿腿呀？走道儿哇这条腿迈不出去，他得把浑身力量使到腿上往外抡，抡出去画半拉圈儿再落地。这二爷哪？这点儿病在脚面子上，脚尖儿立着，一走哇高起一块来。顶这三爷这瘸子瘸得寒蠢，三爷这病在大胯骨上哪！走道儿哇这腿抬不起来，拉拉着，拖着足！

这酸梅、烟儿丸一想：“错过这哥儿仨还找不着合格的，这不要命嘛！”

找老头儿天花乱坠一说，老头儿得相相啊！上哪儿相去呢？上烧锅相去。这哥儿仨坐在柜头里瞧着账，旁边搁的算盘，大爷喝着茶，二爷点着烟卷儿，三爷瞧着报，老头儿由酸梅、烟儿煤同着进来一给引见：

“这是某某老先生，这是三位东家，大爷、二爷、三爷。”

哥儿仨站起来一抱拳：

“老伯，请坐请坐。”

坐下了，他们也坐下一齐谈话，老头儿一听：

“好学问，好谈吐！”

临走，临走要一迈步可就露啦，他们不迈步哇，站起来装着要往外送，一说“留步”，这哥儿仨说：

“好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您慢慢走。”

又坐下啦！说什么也瞧不见他的腿呀！

这门亲事老头儿愿意，回来跟老婆儿一说，老婆儿不放心，要亲自相相这三位姑爷。这麻烦啦！这三位姑爷离这儿好几十里地，老婆儿不能上烧锅那儿去，又不好意思

让那哥儿仨上这儿来，怎么办呢？老婆儿出这主意挺好，老头儿不是个进士吗？让老头儿立一回诗社，出帖请些年轻学生，把这哥儿仨也请到里头，拿别的学生衬着这仨人，老头儿当社长出题，让大家呀作篇文章，一来看看这哥儿仨的相貌，二来也试这哥儿仨的才学。这哥儿仨呀接到请帖也知道是为这档子事，就是不能来，怎么？一来就吹啦！大爷抽筋，二爷踮脚，三爷拉拉胯，不行啊！可娶媳儿儿心胜，不来也不行啊！怎么哪？哟，酸梅，烟儿煤这俩媒婆儿主意太高啦！来的时候呀这酸梅呀跟着一块儿来，烟儿煤在女家这来头儿等着，这哥儿仨呀特意地来迟到一个来钟头，哥儿仨来的时候坐一辆车，老年间没汽车马车，坐那种一对菊花青骡子拉着的轿车，大爷坐在尽前边儿，二爷坐在大爷脊梁后头，三爷在尽里头。烟儿煤在这儿等着，酸梅骑着驴跟着轿车儿。

到村口儿这驴先进村儿，车慢慢走。到门口，酸梅呀冲里头一嚷：

“老太爷、老太太，人家可来啦啊，迎接迎接！”

亲友都在这儿，一听说新亲来啦，得看看，哟！全出来啦，门里门外，台阶上都站满啦，要瞧瞧这仨人什么模样儿！

这仨人到门口儿下不来车，怎么？一下车这瘸子就露啦！大爷抽筋腿，二爷踮脚，三爷拉拉胯，那哪儿成啊！车一到，烟儿煤几句话呀，好比一只大手把大伙儿的眼都给盖上啦，能让大家瞧不出这哥儿仨是瘸子来，这主意多高！

烟儿煤说：“哟，大爷，二爷，三爷，这会儿才来呀，人家亲友早就到啦，连我们也来了半天啦！回头我们

得开开眼，这老太爷呀出题，大家作文，我们也没念过书，不懂什么叫文，回头我们得看看，见识见识。”

这位大爷还跨车沿儿哪，不能下来呀，一下来腿就露啦！冲老头儿一抱拳：

“哎呀，老伯，您可千万不要听烟儿煤的话，作文呀我可实在作不好，我写几个字还能勉强凑合，正、草、隶、篆、魏碑、蝌蚪文都能写，不但双手能写，连我的脚都能写，今天众位亲友到这里赏光，我要献献丑，我把袜子扒了，用两个脚趾头夹着笔，写几个篆字请众位给指正指正。烟儿煤，取文房四宝，找纸！”

说话就解腿带儿，要扒袜子！其实他写不了哇！烟儿煤赶紧跑过来：

“大爷，您先别忙，您写的多好哇，我们没念过书，也不懂，也就是让老太爷给指点指点，再说，大街上扒袜子，当这么些人不老好看的，您既能写呀写地下就成啦！我挽着您下来。”

烟儿煤，酸梅把大爷架下来啦！

“好好，那么就不用扒袜子啦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写几个字众位给指点指点，众位，我可要献丑啦，哈哈哈哈哈，写几个篆字！”（学瘸子抡腿）

写了没仨篆字他蹦进去啦，一百多口子没瞧出来！这老头儿注意瞧着地，理着胡子：

“哎呀，我怎么不认得哪？”

那哪儿认得哪！谁也认不得呀！

酸梅、烟儿煤又把二爷挽下来啦！二爷下车不说别的话，往地下一看：

“众位众位，您看我哥哥这一笔够多好（以脚尖点

地)，这笔多足，最好是这一笔……”

他也进去啦！

再把三爷挽下来，三爷站在车旁边呀跟大哥嚷：

“大哥大哥，哎呀，这什么道理！您怎么把字写地下让人踩着，这不是毁谤圣贤吗！岂有此理！我给您都划拉了吧！”（学拉拉胯）

三爷也进去了！

您说这种骗人的事够多缺德吧！

巧 嘴 媒 婆

张寿臣

六月炉边铁匠，

腊月江上渔翁，

干什么说什么，

卖什么吆喝什么！

就拿这个月份儿，打铁的如何？他也得工作，“六月炉边铁匠”嘛！“腊月江上渔翁”，腊月多冷啊，江上打渔的也得起五更睡半夜打鱼！拿我们说吧，说相声，站在这儿说，老拿把扇子，拿扇子夏景天为了扇风啊，可冬景天我们也拿着！老拿着干嘛呀？手里有抓挠呀！说书哇也离不开这把扇子，拿着它什么都是：说书说到写信那儿啦，这就是笔，提笔修书；说到打仗那儿啦，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、钩、叉……全是它。

同是一把扇子，扇法儿不一样，分什么人：“文胸、

武肚，僧道领、媒扇”。不信您瞧，这扇子，文人哪扇胸，练武的扇肚子，和尚老道扇大领子，这叫“文胸武肚僧道领”。有那念书的老学究，这扇子闭一半儿扇一半儿，走道儿迈方步儿，说话离不开“之乎者也矣焉哉”！要见人一说话，先把扇子闭着。

“哎呀，久违得很。”

那位：“您哪里去？”

“我见几个诗友谈谈诗。”把扇子一打，扇两下儿胸口。

“您这扇子好哇，我得领教领教、瞻仰瞻仰。”

这位呀赶紧地双手递，一哈腰。伸手拿过来不恭敬，得双手接。那位接过来先瞧下款儿：

“好，好，刘春霖哪，状元。这骨儿是真正子安的！”

你夸他扇子比请他吃饭都痛快。就怕呀来一位楞爹：

“我瞧瞧你这扇子，”接过来，猛放猛闭，“不错！”

他一心疼能吐口血！——“文胸”。

“武肚”哪，您瞧那练武的人呀，扇肚子。原先在我小时候儿北京有相扑营，相扑就是摔跤啊。您瞧个个儿都是直着胳膊，穿小衣裳，系骆驼毛绳，穿单口靴子，那扇子全是大桑皮纸，红面儿，没有画儿，即便有画儿，也是“五鬼捉刘氏”。见面儿一请安哪是“茶汤壶”。“好您哪！”我比那个人吧：这就是壶身儿（指自己的身子），这就是壶嘴儿（指右手），这就是壶把儿（指叉在腰间的左手），一见面儿：“好您那！”（打千）这不是冲一碗吗？

“这天儿热呀！”

“可不是吗！”

“您练啦吗？”

“没练，浑身僵的慌！这天儿太热呀！”一扇肚子。
——“武肚”。

“僧道领”——和尚老道扇大领子。他们管念经叫佛事，和尚见和尚：

“嗨，师兄，您上哪儿？”一边说，一边儿冲大领子里头扇风。

“白天没事，您有佛事吗？”也扇着哪。

“我这些日子没有佛事，昨天有接三，去早点儿又回来啦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东家没死哪！”

没死你去干嘛呀！

“文胸武肚僧道领”。再说“媒肩”，——媒婆子扇肩膀儿。这号人都拿鸡毛扇儿，串百家门儿，哪儿都去。一扇肩膀儿，

“老太太，吃饭啦？大少爷放暑假啦？大少爷年纪不小了吧，定下了吗？”

有一搭无一搭瞎聊，鸡毛扇儿扇肩膀儿！

说媒的嘴可能说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死汉子能说翻了身，媒婆儿的嘴呀，嗨！天花乱坠呀！张家长李长短，仨和尚五只眼！说的你点头咂嘴儿！现如今不行啦，这行儿没饭啦！现如今哪都自己找对象，媒人是一点辙没有。老年间是专制婚姻哪，讲究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哪！她呀满市街一串，就凭两片嘴，到时候又吃又喝；说成了

能白说吗？到我们那儿——北京的规矩，说停当之后，送四对猪腿四对羊腿，都这么粗！往后天一凉一涮羊肉多美呀！吃得媒婆儿一个个都肥头大耳的！干嘛谢猪腿羊腿呀？有个理由哇：当媒人的说亲事来回一跑，把腿都跑细啦，谢这猪腿羊腿哪，让他吃这个腿补她的腿！

当媒婆儿的一年能肥肥实实吃十一个多月！有一个多月差点儿，哪个月呀？就是由打腊月一进门呀直到正月十六，没事！为什么呢？旧社会有这么个讲法：“正不娶，腊不定”。那么这一个多月没地方说媒去就挨饿吗？不！这一个多月吃得更肥实。人家家里有几个儿媳妇哇，有几个闺女呀，那个媒婆儿呀全仗这一个多月的收入换季呢。怎么？这媒婆呀，就下这么一块来钱的本儿买点儿东西就得，买什么哪？买条红带子，剪成一骨节儿一骨节儿的，再买点花生、栗子，小枣，一过腊月二十三她就出来啦，直到正月十六。哪儿去哪？哪儿都去！穿着新蓝布褂儿，没有新蓝布褂儿，把旧的洗洗。不管认得不认得就上人院儿里去，楞拉门，楞往屋里去，进屋抓把红带子，花生、栗子、往炕上一撒！干嘛呀？找吉庆啊！花生、小枣、栗子，搁在一块儿好听啊！枣儿跟栗子叫“早立子”，早养儿子早得济呀！花生哪？更好啦，净得儿子想姑娘，净得姑娘啊想小子，她这一把全扔出来啦——花生、枣儿、栗子、花搭着生，姑娘小子全养。兜这么一兜，进门就唱：

“给你个栗子，给你个枣儿哇，明年来一个大胖小儿哇！”唱完往炕上撒这么一把花生、枣儿、栗子唔的！

一进门儿呀，一瞧，嗨！男的没在家，就一个少妇，一看屋里：红炕围子，红窗户帘儿，得啦，逮着啦！新婚。这位太太结婚不到半年就腊月底过年啦！扔这么一炕枣

儿、栗子、花生，明年来个大胖小儿，多好听啊！给两块现洋。归里包堆扔这一把不值仨子儿，那阵儿两块钱一袋儿面！要再争竞争竞哪，又来一块，三块。这屋出来，那屋进去。一个大杂院儿好几家儿，到哪一家儿都赚钱！这屋出来那屋进去，也“给栗子给你枣儿，明年来个大胖小儿。”这位太太给媒婆几俩嘴巴，临完踹出来啦！怎么回事？这位太太是寡妇！要命，倒霉啦！巧嘴呀也有巧错的时候！

当媒婆儿没有不骗人的，她怎么骗人哪？嗨！她要受谁贿赂哇就帮着谁骗人！我怎么知道哪？我有家儿街坊——逢这特别的事都出在我们街坊！我们街坊有个媒婆儿，姓酸哪叫酸梅，那两片嘴跟小刀子似的！我们那儿有个大地主儿，家里财产挺厚，这老太太呀六十来岁，没有儿子，就一个闺女，这姑娘二十一岁；这姑娘要嫁谁呀，这份财产就跟着过去啦！打十来岁就给这位姑娘说亲，直到二十一岁没人要。为什么？姑娘有残疾，什么残疾呀？偏缝——到北京叫豁嘴儿，南边叫花嘴子。这姑娘这豁嘴儿打鼻子里就豁，连牙床子都豁出来啦，通天到底！这还不算，双的，一边儿一个！这姑娘把手搁鼻子底下，您瞧，一百八十分人材；这手一抬起，刚吃完饭全吐出来啦！老太太疼姑娘，给说主儿啊，年纪得相当，像貌得好，有一点儿毛病啊她还不给！让媒婆儿给说去，说停当了哇，谢媒婆儿一所四合房儿，五千块现洋。这婆媒儿贪这个就满市街说去，跟谁说谁摇头，说了半年多没一个成的！后来遇见一个小伙儿呀，这小伙儿也让媒婆儿给说门子亲事，说停当了也有重谢。这小伙儿要漂亮人，有残疾的不要。这小伙儿可也有残疾——没鼻子，这儿一个大